

当代问题

彭涛 | 作者彭涛为旅欧中国学者，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民主季刊

第1卷 第4期

2023年10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欧美的兴起

摘要:多年来,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在欧美国家不断地兴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是被成功动员起来。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效地利用了中下层民众对生活标准的降低和前景不确定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给西方民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对代议制民主的破坏。要降低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侵蚀,就得着手消减人们对社会衰退的恐惧、解决结构性问题和克服代议制政治功能失调等,致力铲除右翼极端民粹主义赖以滋生的土壤。

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几十年来,反对自由民主但表面上很受欢迎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在西方国家不断地兴起,与之相伴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和美国更是一一直被成功地动员起来。英国脱欧(Brexit)、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成功,都是民粹主义运动兴盛的明显体现。

2022年4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法国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以58.54%的得票率仅以微弱优势击败右翼极端分子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2022年9月11日,在瑞典,由马格达莱娜·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demokraterna)在大选中被否决,反移民极右派政党跃升第二大党。克里斯特森(Kristerssons)的右翼、保守的四党联盟能够获得多数席位,也要归功于右翼民粹主义瑞典民主党(The Sweden Democrats)的创纪录(首次位居第二)的成绩。在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者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与民族主义、批评欧盟和部分种族主义的政党“意大利兄弟”

(Fratelli d'Italia)、萨尔维尼联盟 (Lega Salvini) 和意大利力量-贝卢斯科尼 (Forza Italia Berlusconi) 结盟，于2022年10月赢得了选举。¹

多年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协会和公民倡议在地方、国家以下（州）和国家层面都站稳了脚跟。另外，纯粹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议会中拥有代表，至少是暂时的(或曾经进入议会)。例如：德国的“选项党” (AfD)、英国的“独立党” (UKIP)、瑞士的“人民党” (SVP)、奥地利的“自由党” (FPÖ)、荷兰的“皮姆·富图恩名单” (Pim Fortuyn List)和“自由党” (Party for Freedom)、意大利“兄弟党” (Fratelli d'Italia)、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 (Vlaams Blok)、法国的“国民阵线” (Front National)、挪威的“进步党” (Fremskrittspartiet)、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与“全国联盟” (Alleanza Nazionale)和“北方联盟” (Lega Nord)、拉脱维亚的“为了祖国与自由/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 (Tevzemei un Brīvībai/LNNK)、立陶宛的“秩序与正义” (Tvarkairteisingumas)、斯洛文尼亚的“斯洛文尼亚民族党” (Slovenska nacionalna stranka)、斯洛伐克的“人民党-民主斯洛伐克运动” (Ľudová strana – Hnutie za demokratické Slovensko)。而匈牙利的“青民盟-基督教民主党” (Fidesz-KDNP)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 (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两大右翼政党多年来一直掌控着两国的政府。

在特朗普以前，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边缘现象，但特朗普的走上政治舞台让这一思潮和运动终于到达了美国的政治中心。²特朗普让自己成为“朴实的白人”的代言人，使他成功地赢得了中下层美国白人的青睐。他的“美国优先”理念深受那些感到被华盛顿政治精英出卖的人的欢迎。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右翼选民，大多反对

LGBTQ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对移民的平等立法。特朗普支持者及其意识形态，特别是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极大地鼓励和煽动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特朗普现象不仅让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登上政治顶峰，而且也助推了欧洲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潮流和运动。

近年来，欧美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和党派的兴起并进入政治中心，给既定的民主体制和社会政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并造成不同文化背景人口族群之间的对立与分裂，给“后民主”（post-democracy）和代议制的总体未来带来严峻挑战。³

那么，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和政党是怎样在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的？其背景原因有哪些？什么叫右翼民粹主义？与其相关的概念和用语（如“另类右翼”、右翼极端民粹主义等）在意涵上有什么相近或区别？右翼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有哪些方案可以用来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作为民主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应该怎样来评判民粹主义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尝试着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右翼民粹主义是什么

虽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运动，在西方社会，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和党派的崛起几乎已是家喻户晓的事，人们通过媒体和选举等活动对该运动也已有直接或间接的体验，但对该现象予以系统和专业剖析的文章似乎仍不多见，特别是在中文圈里。

民粹主义（Populism）运动或政党，不一定与一个共同且连贯的价值体系或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关联。这让人有时很难确定民粹主义现象，即不容易确认它到底有哪些共同且连贯的价值体系或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但从特征上来讲，所有民粹主义运动和“抗议政党”也有一定的共同表象与特点，比如，它们的核心是“人民与精英之间明确的对比”。民粹主义者喜欢将自己称为“小人物的代表”。在政界和媒体，通常“亲民、直接民主或迎合当前民意”，以及政党“将问题简单化和搞投机取巧那一套”也被指为民粹主义。⁴

有学者⁵认为，民粹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强调普通民众的利益、文化特征和自发情绪的政治运动，同时明确结合对统治政治精英的批判”。也有学者⁶针对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比，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将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群体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人民，另一方面是腐败的精英对方。⁷

同样，右翼民粹主义者（right-wing populist）也假设社会分为两个同质群体，即：“纯洁”的人面对腐败、不道德和内心堕落的精英，也就是“人民”与“腐败精英”的黑白二分法。另外，“右翼民粹主义者”一词也成为一系列“仇外抗议政党”的代名词。右翼民粹主义一词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被广泛讨论，它通常被贬义使用。但该词在学术话语中尚未有统一的、被普遍接受的含义。⁸

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有着自己的称谓，即“另类右翼”（Alt-Right）。该词是美国极右翼活动家使用的自称。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宗旨是，确保所谓的白人、基督教人口的优越性，并“保护”他们免受多元文化社会的

影响。美国“另类右翼”运动反对“社会正义”、“政治正确”、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尤其与“白人至上”的新纳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穆斯林的仇恨有关。它充当着保守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right wing extremism）之间的纽带。在意识形态上，“另类右翼”可与欧洲的“身份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相提并论。它试图让右翼极端主义话题为广泛的社会圈子尤其是被年轻人所接受。右翼极端主义者及其意识形态在美国“另类右翼”运动中起着重要甚至核心的作用。⁹

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Far-right politics）这两个词比较模糊，但相互对应。右翼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现象，而右翼极端主义则是一种针对少数群体或思想不同者的暴力现象。两者都旨在破坏社会重要的机构（政府、议会和媒体等），都追求相似的目标，尽管形式或定位不同。¹⁰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右翼政治光谱的夸大立场与对民主的承诺结合起来，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反对移民（尤其是来自被称为“外国”的文化族裔）、反对被认为有害或具有威胁性的人群和组织，以及国家、行政和政治决策过程中被归类为过于自由和僵化的现有结构。此外，他们要求以绩效为导向的社会秩序，对“基督教西方”的承诺以及对民族文化和身份的保护。这通常与伊斯兰恐惧症和“法律和秩序政策”（law and order）有关。

与二战后的新法西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右翼政党不同，右翼民粹主义放弃了基于种族理论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提出的不是经典种族主义，而是文化种族主义或反民族多元主义的论点。右翼民粹主义也不排斥民主制度，而是公开或暗中反对多元主义、保护少数或宗教自由等个别因素。

反民主、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党一般被归类为右翼极端主义者。它们与右翼民粹主义不能划等号，但有相似之处，而且经常重叠。因为，在没有完全放弃其根基的情况下，许多右翼极端主义政党成功地采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模式。两股潮流之间达成了影响深远的共识，例如在移民问题和某些族裔群体融入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者至少持批评态度，而右翼极端分子则从根本上反对。

归结来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组织及政党在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或共同之处：1、反对既有或现存的政治体制、精英和权威（所谓正派或诚实的“人民”反对腐败的政治统治者）；2、反对少数民族和拒绝社会包容，排外、反多元主义和反平等主义；3、由于怀疑移民和社会政治边缘群体特别具有犯罪的倾向并拒绝遵守法律，因此呼吁对移民采取惩罚性的“法律与秩序”政策；4、批判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避免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采取一致的立场。¹¹

三、右翼民粹主义为什么能够兴起？

欧洲激进右翼的兴起始于1990年代中期，并动摇了大多数老牌民主党（建制派）。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欧美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地利用和煽动了民众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满，而这些不满又源于人们特别是中产阶级对社会衰退的恐惧。人们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降低和前景不确定的恐惧，是（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选民认可与支持的动力。

因为害怕，中等及以下阶层的白人和其他感同身受的人群会为他们的挫败感寻找可以责备的对象。右翼民粹主义者操控这种人性的本能，利用不人

道的文宣口号蛊惑和煽动人心，获得人们对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见的认同。右翼民粹主义者将恐惧和愤怒引向他们蓄意塑造出来的敌人形象，如移民、穆斯林、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以及那些“拒绝劳动和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他们不去指出人们生活不顺的原因并着手解决问题，而是利用这些敌人形象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没有人否认在逃亡和移民、少数民族和社会分裂方面存在真正的问题。但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人轻易地相信‘另类右翼’的宣传，而不是帮助受影响的人（移民、少数族裔）排除问题”。¹²

另外，中间派政党（执政的大党／建制派）对“右翼恐惧政治”的成功也负有责任。它们推出的一些政策（如提高税收、大量接受难民、缩减社会福利等）不仅把下层阶级抛在后面，同时也影响到中产阶级。这就助长了愤怒和恐惧，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燃料。这种危险尤其在欧盟南部和北部被广泛地感知。

因全球化而加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右翼民粹政党的成功与此也密切相关。工作条件发生改变，整个经济部门出现瓦解，传统纽带（如与家庭、工会、政党和教会等机构的联系）开始放松，等等。这一现代化进程让很多人成为长期失业和生活贫困的失败者，同时也让那些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中产阶级）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会倒退。¹³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越来越面临压力。各个国家被迫竞争最佳的区位条件，这往往会压低工资和社会标准。其后果是失业、福利的削减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¹⁴

此外，自 1960 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发生的文化变革，也是右翼民粹主义

者选举成功的源泉之一。首先，移民的涌入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让不同族群的文化区分凸显出来。其次，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秩序观念，逐渐被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个体化）所替代。在全球化过程中，人们感到自己的文化和个人身份（identity）被剥夺了，不安与危机感陡增。

支持或倾向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大多数是经济上直接受负面影响的所谓“现代化的失败者”。对社会衰退的恐惧，加上在政治上无能为力、没有既定政党和政客作为自己代表的感觉，使得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接受了民粹主义的信息和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来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成功并不直接源于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而是源于左、右主流温和政党在危机中作为政治体系传输带的失败。在争取多数选民的竞争中，温和政党无法说服人们它们代表与右翼民粹主义不同的政治理念，因为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相似。¹⁵

结构性的变化使执政的温和党派更难履行其作为民主竞争的代表机构和承担者的传统职能。而且，它们将决策责任转移到跨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如欧盟），也导致其合法性链（legitimacy chain）越来越长，透明度越来越低。执政党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将其政治的呈现和媒体表达与自己技术官僚的现实脱钩。而选民会注意或觉察到这种矛盾和错位。这样，毫不奇怪，一个缺乏执行力、迷失于自己措辞里的政治阶层（中间派政党）的形象就被广泛地接受了。¹⁶

同样，对于中欧和东欧来讲，社会结构性的变革也是促成其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动力。柏林墙倒塌后，中欧、东欧国家指令下的社会主义开始崩溃，

导致公共生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以及经济市场化。这些变革对社会造成了损害，使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未能顺利进行。这也就为民粹主义在中东欧国家的孕育和兴盛提供了温床。¹⁷2000年代中期，中欧和波罗的海一些国家在巩固自由民主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由于社会政治转折来得太突然，政治路线有了新的方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越来越多。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例，那里的民粹主义者试图通过将自由民主制度缩小到纯粹的多数投票，来使自由民主制度失去合法性。¹⁸

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与日益增长的失望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在中欧、东欧，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成功越来越失望，尤其是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新精英”。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导致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变革，加剧了人们的迷失感和恐惧。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使曾经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感到处于不利地位。民粹主义宣传的“让国家重现昔日辉煌”的承诺，对那些想恢复他们曾经享有的特权和地位的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¹⁹

四、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威胁

长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给西方民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潜在的威胁。但从中期来看，反对党形式的右翼民粹主义尚未或不会对民主制度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意大利、奥地利甚或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府完全可能对民主政治造成令人担忧的后果。右翼民粹主义隐藏的最大危险在于，破坏政治制度的共识特征，并因此阻止对所有社会群体的包容。危险更在于，因为既定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右翼极端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要求建立一个由专制“领导人”控制的国家。拉丁美洲或东欧历

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表明，民主化了的国家也存在着向专制国家转变的危险。其中，俄罗斯由民主转向威权，即是一个典型的范例。²⁰

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获得执政权，欧洲统一的基础越来越动摇。欧盟似乎正处于下行的自动扶梯上。英国2021年退出欧盟（脱欧），仅仅是个开始。2021年10月，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Mateusz Jakub Morawiecki）放弃承认共同规则的基本共识，使欧盟陷入危机。波兰不想再承认欧洲法律的优先地位。波兰的桀骜不驯得到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喝彩。欧洲法律已在匈牙利被打破。欧洲议会将匈牙利定义为“不再民主治理”的“选举式威权国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2021年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也是右翼民粹极端主义分子破坏民主的一个典型事例。该事件对美国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特朗普与美国另类右翼运动有着共生的关系。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极端政策（如移民政策计划、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及他的“法律与秩序”政策），几乎以教科书的形式反映了右翼民粹主义言论和议程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他成功地动员了美国传统的激进右翼和白人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同时也成功地将美国“激进右翼的传统”与“新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结合在一起。

右翼民粹主义者可以在自己不掌权的情况下有力地塑造政治格局，对公众意见造成广泛影响。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吸引了几乎所有其他政党的选民。因为，他们成功地让人们都认为自己面临着来自政治精英和外来族群的背叛与压力。

尽管，政治学最初经常将右翼民粹主义视为对政治格局的一种“丰富”和“有用的纠正”。但后来，怀疑和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试想，如果右翼民粹主义仅仅是对现存政治的一种纠正，右翼党派要么会在一段时间内消失于政党谱系之外，要么它们会逐渐适应主流思潮并放弃最初的极端立场。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似乎都没有发生。

不仅如此，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和立场正在（或多或少地）被其他中间派政党所借鉴和采用。不难观察到，老牌政党（传统建制派）在媒体亮相和策划方面正在接近右翼民粹主义者，例如：更多地根据领导人的情况量身定制竞选活动，更加注重政党或选民基础的意见，政党本身则更加退居幕后。政治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中“上演”，传播对于政治成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²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老牌政党媒体经验的政治家也认可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他们只是采用了其修辞中的成功元素。²²

五、如何降低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主的侵蚀

欧美国家若要降低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影响力及其对民主的侵蚀，就得从促成其兴起和成功的根源上着手，尝试着找到消减它们的方案和办法。虽然，导致欧美右翼民粹主义成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成因也不尽相同，但是，欧美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政治口号等方面却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和共同之处。

首先，在文宣和鼓动上，民粹主义者吸引选民的绝活是：利用他们对生活方向的迷失、对自己地位的担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政治的疏远感，以

此诱导和唤起他们对政治精英、移民和少数族裔的不满与愤怒，同时把自己扮演成“小人物的代表”和为其讨回公道的救世主。因此，在话语和文宣方面，主流民主党派需要找到打破右翼民粹主义这类神话的途径和方式，比如：明确有力地将社会冲突重新解释为纯粹的文化或民族冲突，拒绝将文化差异（以及如何处理它）化简为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

其次，主流党派必须向公众开放，需要打破当今受上层控制的会员和官方政党的模式，并考虑代议制民主是否（或以何种形式）可以通过直接民主而得到补充。这样，右翼民粹主义者就不会完全抓住这一（对直接民主的）需求。而更重要的是，民主政党与选民之间需要一种相互倾听和接近的新文化。²³“政客亲民”应该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去追求民意，而是要倾听民意，并且知道自己选民的生活现实，或者至少不回避它们。化解冲突是良好民主制度的核心能力，倾听民意和接近选民则是这一能力的体现。民主制度的一个要素是确保几乎从不互相交谈的人们得以交换意见——首先是选民的代表。²⁴

另外，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制定政策，更加关注社会的经济和凝聚力。福利国家在过去越来越不重视这种凝聚力，这也导致一些人群倒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果政治家不能建立一个基于平等机会和公平的社会，民粹主义的可能性就无法降低。²⁵

值得关注的是，直接民主因素也应该得到加强。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更多地是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来实践，公民借此有更多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影响事务。直接民主有助于在表达和影响的可能性之间取得平衡，可减少紧张局势。

由于人们对政治的不满、对外来族群的仇视和对社会缺乏信任，与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性变化与矛盾直接相关，而且这些结构性问题会长期存在下去、甚至会有所加剧——如失业、福利国家福利的削减、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衰退等；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要减少或打消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不信任与不满、降低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成功率，将是一个长期、艰巨且不一定取得理想效果的进程。这也考验着主流民主政党及其政府有无能力和毅力持续地解决和克服上述结构性问题。

民粹主义以多种形式存在，有右翼的和左翼的，有极端和较为温和的。它可以毒害民主，以及“从内部”挖空民主。但从民主制衡与监督的角度来看，在较小的剂量下，民粹主义还是具有治愈作用的。^{26 27} 极端的民粹主义对民主肯定有害，但温和的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是有纠正功能的。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之间存在矛盾关系，民粹主义运动会攻击代议制政治的功能失调。代议制政治的代表、复杂性和不透明性，通常会转变为民粹主义攻击的目标。因此，民粹主义被政治学者视为代议制健康状况的衡量标准，它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哲学、制度和实践的消极反应。²⁸

注释

1 Vgl. Oliver Jauernig: *Wie wir dem Rechtsruck in Europa begegnen müssen*, <https://www.vorwaerts.de/blog/rechtsruck-europa-begegnen>, Abgerufen am 05.02.2023.

2 Vgl. Dr. Christian Lammert: *Rechtspopulismus in den USA und in Europa im Vergleich*, <https://www.bpb.de/themen/rechtsextremismus/dossier-rechtsextremismus/243794/rechtspopulismus-in-den-usa-und-in-europa-im-vergleich/>, Abgerufen am 08.02.2023.

3 "A post-democratic society is one that continues to have and to use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democracy, but in which they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rmal shell. The energy and innovative drive pass away from the democratic arena and into small circles of a politico-economic elite." 后民主，是充分运作的民主系统（包含定期选举、政党轮替与言论自由），但其民主运作却受到限制。一小部分的菁英实际控制关键决策、民

- 主议程及建制。“Five minutes with Colin Crouch”.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5 February 2013; Colin Crouch. *Post Democracy*, 2004; Colin Crouch. *Is there a liberalism beyond social democracy?* Policy Network, 5 May 2011.)
- 4 Vgl. Lars Rensmann: *Populismus und Ideologie*. In: Frank Decker: *Populismus: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oder nützliches Korrektiv?* Springer, 2006, S. 59.
- 5 Di Tella 1995, 985
- 6 Cas Mudde 2004, 543
- 7 Vgl. ebd.: Dr. Christian Lammert.
- 8 Vgl. Richard Stöss: *Der rechte Rand des Parteiensystems*. In: Oskar Niedermayer (Hrsg.): *Handbuch Parteienforschung*. VS Springer: Wiesbaden 2013, S. 575.)
- 9 Vgl. bpb: *Rechtsextremismus, Glossar Alt-Right*, <https://www.bpb.de/themen/rechtsextremismus/dossier-rechtsextremismus/516444/alt-right/>, Abgerufen am 10.02.2023.
- 10 Vgl. Wilhelm Heitmeyer und Thorsten Jantschek: *Der Begriff ‚Rechtspopulismus‘ ist viel zu verharmlosend*. In: <https://www.deutschlandfunkkultur.de/>. DLF Deutschlandfunk, abgerufen am 05.02.2023.
- 11 Vgl. Florian Hartleb: *Rechts- und Linkspopulismus: Eine Fallstudie anhand von Schill-Partei und PDS*. VS Verlag, 2004, S. 143, S. 125–127.)
- 12 Frank Decker: *Die populistische Herausforderung. Theoretische und ländervergleichende Perspektiven*. In: Frank Decker (Hrsg.): *Populismus in Europa.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2006, S. 22 ff.
- 13 Vgl. Frank Decker / Dr. Marcel Lewandowsky, *Rechtspopulismus: Erscheinungsformen, Ursachen und Gegenstrategien*, <https://www.bpb.de/themen/parteien/rechtspopulismus/240089/rechtspopulismus-erscheinungsformen-ursachen-und-gegenstrategien/>, Abgerufen am 11.02.2023.
- 14 Vgl. ebd.: Frank Decker / Dr. Marcel Lewandowsky.
- 15 Vgl. ebd.: Frank Decker / Dr. Marcel Lewandowsky.
- 16 Vgl. ebd.: Frank Decker / Dr. Marcel Lewandowsky.
- 17 Marcel Lewandowsky (Mehr zum Autor), *Rechtspopulismus: Erscheinungsformen, Ursachen und Gegenstrategien*, <https://www.bpb.de/themen/parteien/rechtspopulismus/240089/rechtspopulismus-erscheinungsformen-ursachen-und-gegenstrategien/>, Abgerufen am 11.03.2023)
- 18 *Aufstieg des Populismus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https://cordis.europa.eu/article/id/442600-examining-the-rise-of-populism-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de>, Abgerufen am 10.02.2023.
- 19 Vgl. ebd.

- 20 Vgl. Frank Decker: *Die populistische Herausforderung. Theoretische und ländervergleichende Perspektiven*. In: Frank Decker (Hrsg.): *Populismus in Europa.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2006, S. 22 ff.
- 21 Vg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Rechtspopulismus#cite_note-decker2006-2-14.
- 22 Vgl. Frank Decker (Hrsg.): *Populismus: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oder nützliches Korrektiv?* Springer, Wiesbaden 2006, S. 10-34.
- 23 Vgl. Frank Decker: *Rechtspopulismus in Europa*,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s%3A%2F%2Fwww.europaimunterricht.de%2Ffileadmin%2Feuropa%2Fimunterricht%2Fpdf%2FUnterrichtseinheiten%2Fbis_2017_rechtspopulismus_und_rechtsextremismus_in_europa.pdf, Abgerufen am 10.02.2023)
- 24 Vgl. Roger de Weck: *Die Stunde der Demokratie*, https://www.zeit.de/2022/27/rechtspopulismus-demokratie-journalismus-afd?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m%2F, Abgerufen am 02. 02.2023.
- 25 Vgl. ebd.: Frank Decker: *Rechtspopulismus in Europa*.
- 26 Vgl. Florian Hartleb, *Populismus als Totengräber oder mögliches Korrektiv der Demokratie?*,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75856/populismus-als-totengraeber-oder-moegliches-korrektiv-der-demokratie/>, Abgerufen am 20.02.2023.
- 27 Vgl. Florian Hartleb, *Populismus*, in: Martin Hartmann/Claus Offe (Hrsg.), *Politische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München 2011, S. 55.
- 28 Vgl. Paul Taggart, *Populism*, Buckingham, PA-Philadelphia 2000, S. 110-114.